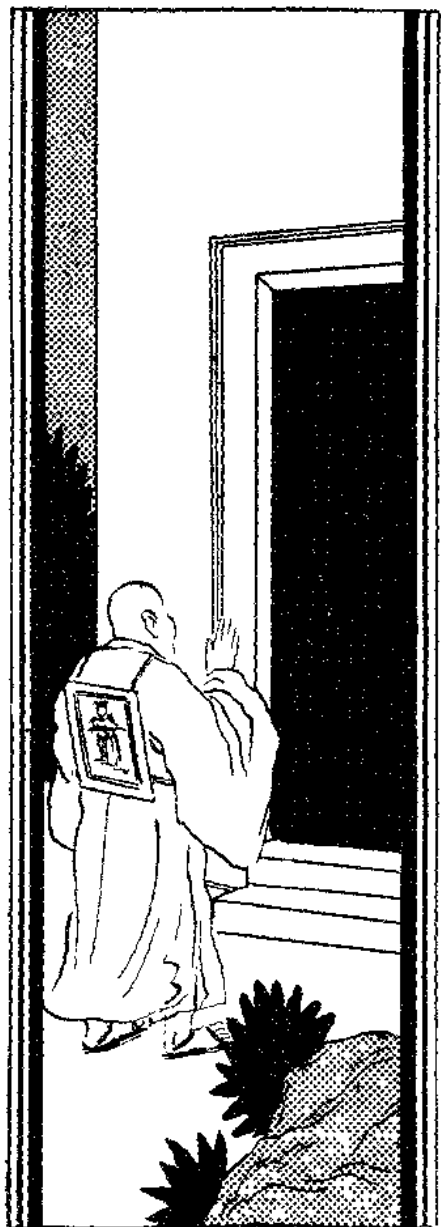


野叟曝言



野雙曝言目次

卷一

第一回	路極難堪真君子	情疎氣走惡僧人	一
第二回	遇風波同舟難共濟	脫水厄一女喜重逢	五
第三回	感深恩報後托終身	明大體佛前請結義	八
第四回	無情反覺更留情	喜劇無端變惡劇	十二
第五回	禿頭作法自焚身	弱女逢凶幸得禍	十六
第六回	父女相逢恍如隔世	夫妻知感惡孽留賓	二十
第七回	透錦程感德難忘	共枕席坐懷不亂	二十三
第八回	好事是真偏是幻	別情半苦又半甜	二十七
第九回	俠男兒心習武藝	奪大廝打遇知交	三十一
第十回	學士胡言當場出醜	英雄趕路橋盜揚威	三十五
第十一回	淨土翻成孽海	綠林喜得英才	三十九
第十二回	誹盜窟從頭訴往事	返家園奉命訪懸殊	四十二
第十三回	徒使奇謀難成事	枉稱鉄腿竟無能	四十六
第十四回	遭劫數玉樹共摧殘	了凡心頭陀大解脫	五十
第十五回	別後門庭殊冷落	病中情緒太纏綿	五十三
第十六回	女鐘陀指到春回	僧超凡入聖在	五十七
第十七回	病榻昏沉盡感情緣	官銜星狗猶更費難	六一

卷二

第十八回	拒官長烈士勝如金	驗貞操女兒身似玉	六五
第十九回	惡訟師技窮露醜態	賢大尹破格禮豪豪	六八
第二十回	醫天花急救犯嫌疑	鬧龍舟賣解獻絕技	七二
第二十一回	嬌娃走軟索神術驚人	丹藥失奇功良醫束手	七六
第二十二回	論解法熱忱救急病	舞銅屏獨手運神功	八〇
第二十三回	走京師客途逢知己	擺擂台力士發狂言	八四
第二十四回	賣解女打搗遇邪術	大英雄援手作冰水	八七
第二十五回	豪蕩如洗北土無顏	平地風波奴才仗勢	九一
第二十六回	洛甯城兩賢結拜	聚雙鷹羣虎款賓	一
第二十七回	巧相逢達人探消息	難取信閑語啓疑心	四
第二十八回	漁漁船俠女賺人妖	懷紗裙貞娘出虎穴	八
第二十九回	假尼姑月下訴真情	老比邱客中謹逃犯	十二
第三十回	刁了頭鬚舌二美招災	窮夫婦得金六神無主	十六
第三十一回	成公子落意偷香	尤琴姑碎詩明志	二〇
第三十二回	獅吼一聲公子喪胆	烏翻百舌嫉娘進議	二三
第三十三回	服春藥香消玉殞	惹情癩口是心非	二七
第三十四回	知羞惡魂銷魂帶	受驚恐病道婦媒	三一
第三十五回	大婦懷風怨誰能道此	四嫂說風情不亦樂乎	三五
第三十六回	髮雲髮雨紗香塵蓮花	胡帝胡天咒舌傳聲電	三九

- 第三十七回 鍾公子餘痛悔前情
 第三十八回 赴清流處絕逆生
 第三十九回 全節烈婦姪出火坑
 第四十回 女神童當廷救義士
 第四十一回 滅門令尹暗使殺人心
 第四十二回 病骨支離驚聞懷恨侶
 第四十三回 千里逢迎主賓聚會
 第四十四回 感深恩情淚揮熱淚
 第四十五回 賊玉珠賜斷淚酒箋
 第四十六回 弄蹊蹤祀神選舞女
 第四十七回 驚避風和牀第無臥
 第四十八回 刀飛血濺四大歸空
 第四十九回 擺陣圖十步成灰燼
 第五十回 漫天撒邪網幸免蹄離

卷三

- 第五十一回 惡僧道業火自焚身
 第五十二回 萍水相逢英雄結契
 第五十三回 甜吟蜜咏美女情懷
 第五十四回 病榻懷春爲郎憔悴
 第五十五回 入侯門美人守貞節

- 惡道人燒符惹冤鬼
 多苦厄重行遇難
 感身世命薄嘆紅顏
 小典史縱役鎖京官
 待字閨媛重染想思病
 紅光電映雪夜驚憐兒
 一門喜慶妻妾團圓
 憐弱質慰勸見慈心
 周珮君喜服胎安藥
 使校猶大婦傲新郎
 劍影刀光英雄本色
 酒醉燈紅羣英聚會
 散毒藥寸草殺龍駒
 義地起腥風險膏虎吻

- 女豪傑恨批留配犯
 命理胡謔婆媳騰歡
 欄冷金單新郎惆悵
 濁流飲恨愧我風塵
 盜令驚驚起脫驚籠

第五十六回	看供詞千秋表節	宣德壽一佛蓮藏	十九
第五十七回	揭開黑幕燕朋鸞帶	幽破玉籠龍爭虎鬥	二三
第五十八回	傷重身死玉臺香埋	劫後餘生郎癡妾愛	二七
第五十九回	賽如意捨身報德	朱玲兒曲意允婚	三一
第六十回	血淚洗紅箋癡情如醉	丹丸易紫臉妙計偏工	三五
第六十一回	窮知縣遇銀錢太監	惡訟棍陷待罪生員	三九
第六十二回	軟玉溫香小星在戶	降妖捉怪異物懷恩	四三
第六十三回	和尚變尼姑別開生面	英雄識好漢永締神交	四七
第六十四回	毒地起波瀾風生草木	五鄉播惡俗吞襲孽花	五一
第六十五回	除淫神劍氣干雲	戮惡道冤魂出世	五四
第六十六回	豪士會杯失身落坑塹	俠女仗義飛壁超英雄	五八
第六十七回	賣大錢俠女動塵緣	重迷信船家說神話	六二
第六十八回	劉石橙朱明試刀	問根柢隱娘作伐	六五
第六十九回	定計勸樽酒醉新郎	孟娘繫赤繩難爲淑女	六九
第七十回	痛餘痕嬌娃自盡	割奇冤女鬼陳情	七二
第七十一回	英雄緊首有女寄蟬鈴	月老多情勸人成家室	七六
第七十二回	相機行事神算無差	納采定婚佳期在迤	八〇
第七十三回	護龍島劍娘行刺	飛虎素血丐聯姻	八四
第七十四回	錦帳飛符三軍爭効命	紅旗報捷志克成城	八八
第七十五回	探驪裏姊妹得和諧	懷舊恩英雄明肝膽	九二

卷四

第七十六回	吐火吞刀幻民傳異術	掀風作浪老蚌負扁舟	一
第七十七回	夢入華胥美人似玉	春生錦被粉面如荷	五
第七十八回	施妙術復活燕飛來	奉鈞令怕探錦衣府	八
第七十九回	惡貫滿盈苗政入獄	供證確鑿左孝錫奸	十二
第八十回	狐假假虎威苗人欺旅客子頂父職巡檢擺威風	怪風俗顛倒婚姻	十六
第八十一回	孽種族系亂血統	奇男子唾沫滅妖法	二〇
第八十二回	惡道人邪術感英雄	當世良醫有起死金丹	二七
第八十三回	路過旅客作識途老馬	一虎當山神力耀武	三一
第八十四回	兩雄握手貧賤締交	玉靈天蘭哥染病	三五
第八十五回	葵花峒平俠求醫	南國佳人想思若渴	三九
第八十六回	青囊異術着手成春	勇虎兒使性打良醫	四二
第八十七回	慧童姑癡心懷偶風	山谷尋迴洞天識神虎	四六
第八十八回	夢魂顛倒古廟遇貞娘	事由前定石女侍貧獨	五〇
第八十九回	誠可通靈貞癡談嘲勢	虎彌山靈虎藥奇士	五三
第九十回	赤身爛毒龍肆淫威	珠玉作醜綺夢煖於春	五七
第九十一回	枕席溫存恩情深似海	寬神靈英雄落難	六一
第九十二回	下藥毒鬼域含沙	千日不解帶感激深恩	六五
第九十三回	七疊忽攻心險遭毒手	殺校尉大鬧雲城縣	六八
第九十四回	用私刑激怒王夫人		

第九十五回	偉大夫孤身平匪亂	俠男兒奮力克苗疆	七二
第九十六回	落陷坑英雄喪胆	張羅網毒鱗傷身	七六
第九十七回	杯弓蛇影軍事嫌疑	月謝瑤臺玉人生活	七九
第九十八回	寸衷悵惘兒女情長	戰血撲糊風雲氣壯	八三
第九十九回	朱元帥統兵除寇亂	紅孩兒殺陣種情花	八七
第一百回	急流勇退壯志歸來	桂馥蘭芬多情成眷屬	九一

野叟曝言 卷二

第二十六回 洛寧城兩賢結拜 聚義廳羣虎款賓

士英急放手笑道：「原來如此，賄吩咐下人，把三席酒分作四席，一席擺船頭，賞這乞丐，一席擺在船梢，賞那船家，一席擺在中艙，與紹甲同飲，一席留給下人。」士英紹甲一面飲酒，一面看那乞丐，那乞丐也不謝賞，也不索箸，朝著槍門盤腿坐下，伸出五個鐵錐般指頭，向那碗裏面不住的亂撈，那一席酒原是十六大碗，分作十二碗，船家把四個大沙碗來折放，那沙碗有六寸多高二尺多圍圓，比着小飯碗還大，且是堆得高高的，合著一大鉢頭的老米飯，不一會已被他撈得罄盡，把兩江兩岸各船字圍著看的都看呆了。士英大喜道：「壯哉此丐，非常丐也！」因問酒量好麼？乞丐道：「算不得量，隨意賞罷。」士英吩咐把送來的紹興老酒，開一罇賞他，把那分開的十二碟添莫折的一大瓦盆也總出來，再給了一隻大碗，一雙箸兒，撥開泥頭，却拿不動，那乞丐站起來一手提出，先把大碗著泥口，倒出一碗不消幾口，已是乾了，把箸一抹，道：「好酒，一連倒了一二十碗，也不動，我也不撈那漆桌，只把那酒罇捧起，合在嘴邊，骨都骨都的吃乾了，方纔放落笑道：「今日要算是酒醉飯飽，咱愛你的好相貌，不想更有這錢，咱力咱要問爺的姓名住處，將來好尋爺廟會。」爺肯也不肯？士英看那乞丐，黑面虬髯，儼然尉遲敬德，聽那聲氣，響若洪鐘，且是資厚，腰圓，肩高，頂短，成一個鰲形，實相，知是未遇之七，有心要結識他，便應道：「我全士英住在山西，最喜的是物色風塵，結交豪傑，你說愛我的相貌，可知我更愛你相貌哩！你這壯士姓甚名誰？須說與我知道，將來好尋廟會，你肯也不肯？乞丐大喜，直起身，踉踉蹌蹌的攙了進來，說道：「咱姓張名兒，叫做張照，咱相貌醜，心却不醜，咱也愛結交豪傑，却從沒遇着爺一般大上的人。」這兩位爺也都是貴人哩，全爺咱仔細看了，你有半日哩，咱也不是無故硬硬求討的人，咱要拜你兩拜，你要使着咱，咱就依你，使咱肯受咱拜麼？士英恍然大笑，道：「你要拜我，可知我要拜你哩！我今就要着，你敢去麼？」張照喜極，拍着額頭，道：「爺肯使咱，咱這顆頭就着落了。」撲翻身便拜，士英慌跪下去，回了五六拜，張照已拜完了八拜，跪在地下，問道：「爺使咱做什麼？就說給咱，咱便死心塌地去做，却不耐煩守等著，悶的心慌。」士英附耳叮囑了些言語，張照道：「咱也有一件緊急要事，在這裏等一個人，要擔閣十日半月，都完了，即刻便去，好歹不負爺所托便了。」士英攙了起來，就把那四十兩程儀，并那包路菜，送與乞丐，乞丐並不推辭，也不作謝，但說：「咱便去也。」改日再見，跳上河沿，更不同頭，竟是大踏步的去了。船上人收拾碗盆，拔橈開船，都扮着鬼臉，兼替士英

懊悔，那些聞着的人，個個目定口呆，問知所以，竟兒跳足道：「只花子多分是個強盜，全賴公與楊結拜起來，被他攔了這許多銀子去。」船家索人雖不敢插話，心裏却與意見一般見識，但不解改換姓名之故。那十俊一味垂首不言，招甲也是疑心，說道：「張鼎氣概雖好，相貌終是凶惡，吾兄不該結識他。銀子是小，只恐被他連累。」英笑道：「這等相貌，怎說是凶惡？不過黑醜不白淨耳。」英因心下快暢，連舉大杯，吃得酩酊醺醺，直至一覺醒來，想着十俊日間光景，大有可疑，天明起身叩其所以，然十俊依然變色，竟是弔下淚來。士英吃驚道：「表弟何作此狀？快些見教。」俊拭淚道：「此事說來，表兄定不樂聞。然弟一片癡心，實是排解不去。回家即當閉門謝客，絕意仕進，并恐不能久生人世矣。」英心焦道：「十俊快詞，何如此囉囉不吐？」士俊只得說道：「揚州有一名妓，許小小，彼立誓嫁弟，至今三載，未接一人，弟亦誓娶之。不料司禮來監，要買美貌女子，去疊感東宮差人至揚，竟硬要了去。小弟力不能挽，一路追趕，隱隱的見紗窗內有人探望，不能相傍。竟得小弟如醉如癡，因想濟東道江君是先父門生，平日相與最厚，因急急趕到濟甯，與彼相商。江君再三勸阻，說：「表舅現在策中，你是一個書生，如何爭得他過？況且是個妓女，豈仗理執詞，合他講究得的？」竭力勸弟回去，并恐弟跟着小小船隻，弄出事來，留住內衙，直待船去三日之後，纔送弟起身。弟再四打算，實無良法，區區此心有如刀割，目下精神恍惚，寢食俱廢，只怕將來便要成病，不能與吾兄暫久聚了。」英道：「你面龐消瘦了許多，昨日我遇着張鼎，留心在彼，也忘了你的吃，許多酒飯，竟兒道：『昨日王相公，滿酒不估，飯也只吃得一二口，』」弟猶下了，船甲道：「弟也爲着張鼎，未察我兄情事，事已如此，只索割斷情絲罷了。」英太息道：「青樓爲古今一大陷坑，不知破壞許多人的身家性命。山盟海誓，是他的口頭言語，剪肉焚香，是他的家傳伎倆，無非哄着癡人，浪費錢鈔，那裏是當得真的？就是貪着你少年裘馬，一時心熱，真要從良，到得進了門來，自有正室在家，縱然賢德，豈能捱十分兩處？全應在野花之上，那時孤眠獨宿，受不起單枕寒衾，心猿意馬，一時拴縛不定，可要弄出事來。如小小果係鍾情，當毀容示節，指騙明志，纔見他真心向背。如今飄然而去，亦可略見一斑了。勿爲所迷也。」士俊垂淚道：「表兄所言，字字金玉，猶不可概之小小。小小女德全備，不幸生於娼家，實不接客，惟願從良，一經許弟，三載不渝，經過許多風波，不改其志。前日事起倉卒，屢次投環，其母懼禍，痛哭哀求，小小同係生身親母，故暫緩大約一進裴宅，斷無生理。弟本欲隨進，都中候他死信，打聽戶檢，要親走一趟，私去痛哭一番，招魂而歸。設個牌位，與他朝夕相依，不料家母叫這兩個老人追逼至此，弟同歸一轍，又苦口相勸，却不放過，逆母命，只得硬了肚腸，去說罷，放聲大哭起來。士英慨然道：「如弟所言，則小小真可稱矣。弟當接之全權，只怕說將這個錢袋瓜子，放下，就要把許小小救出火坑，說畢，因問：『小小的面貌裝束，士俊感激無地，命家人收拾行囊，取銀五十兩，以作盤纏，拜送士英上岸，與船甲兩人，直至望不見士英征塵，方拭

渡開船而去，士英提了被囊，連夜趕來，到次日上午，早望見了許多大船，打着司禮的號，因走過頭去，倒抄轉來，沿着河岸，逐隻遠看，共是十號大船，一三五七九號船上，俱插着旂幟，分着五色，第一號是黃，號是赤，五號是白，七號是黑，九號是青，紗窗內隱隱有女人在，二四六八十號船上，插着飛虎旗，也開五色，大開窗櫺，都是廠衙中服色，士英看明，復轉第五號船邊來，却不敢近前，又隔着紗窗，看不見一些面貌，須臾船已盡過，低着頭慢慢走去，只聽得各船上口鑼鑼天的三聲砲，那船隻一字兒驚毛扇連着頂開歇下，士英到堤上吃些酒飯，天色漸晴，遠遠尋一古廟歇下，到一更多，月初已沉，陰雲四起，野外昏黑，更無人蹤，士英暗喜，天色漆巧悄悄的走上堤來，只見沿堤細着幾個行蓬，都有兵丁守宿，岸上捉鈴唱號，絡繹不絕，燈籠火把照得一片通紅，船上門燈桅燈，點得燦亮，士英站了一二更天，沒些空際，暗想到下半夜，自然倦意，那知菱籃權勢非常，況自懷懼無比，徹夜巡邏，不放一些懈怠，直等到東方發白，方纔回廟歇息，到張秋市上，吃了一飽飯，抄上堤來，只聽三聲砲響，十號大船一起開行，上英沒情沒緒跟去，見船上過陽低蓋，後緊開，百繚夫去堤扯些許多水手在船搖櫓無數，兵役手裏拿槍紅棍往來催趨，打喝開人，在上堤走路的人都不敢傍着河沿，也不敢停留窺伺，河裏小船，也在四遠，不敢依傍連接，交過的船隻，都收在對岸而行，沒一隻敢靠近大船的，士英尋思無計，到晚又上堤來，守了半夜，抄過開去，到那船看時，雖片愈遠，更是沒用，次日午後，已過東昌，到永通開口，因船尚有後，走下片酒店，買些白酒解悶，只見一簇小孩子，在河裏洗澡，把你攪得我攪着你的，亂着頑皮，士英沒頭沒惱的手裏，拿著酒杯，眼裏看着孩子，心裏想着正事，竟出了神去，那酒保走來說道：「看這位酒杯裏一滴也無，只顧搭在嘴上，敢時想著甚事？」士英猛吃一驚，慌忙放下一面小酒，一面說道：「我看些孩子，頑得有趣，啤酒管了一聲說道：「這些孩子，逐日在河裏吵嘴，吵惱了，就打打痛就哭，累着大人們，胸氣好不嫌賴，爺還是喜歡他，哩因看着河裏道：「又是那幾個浴下去了，呵呀，那不是俺家人？」士英大丑，且來，人丑，快來，只見河裏那些小孩子一齊拍手，快來快來，快快來，快快來，士英聽著，猛然心裏被他一觸，手裏的杯不覺也掉下來，酒保道：「你這位爺，怎這等出神搗鬼的，打碎了杯兒，要賠的呢？」一面抹桌，一面在地下拾起那杯，把手指彈了兩下，說道：「還好，若在地地上，便不得個圖了。」士英聽看小孩子拍手歌，忽然想起豐城江中船手唱快快歌的女子，暗付：除片他來，方可近得，人船急急的還了酒錢，提了被囊，竟往東阿縣來，因問路阻，開次日向晚始到山莊，莊門前靜寂，寂不見一人，心裏想：「走過門口，一隻獵犬吠了一聲，直闖而出，早驚動裏面，几十隻犬，一齊跳擁出，如猛虎一般亂撲。」士英正待動手，忽然一齊立住，回轉身向莊上，如引導一般，擺尾搖首而進，大纔進莊，便是大夥喝，的亂跑出四五個，嘍囉，見面便一齊跪下道：「原來是朱爺，我們進去有幾個，接了被囊，跟着進門，走進大廳，茅道二人，領着十個弟兄，合成

騰成騰一齊出接，環跪叩見，士英還禮不及，扯起問好，即問月娥幾歲，成騰應道：「托恩爺福，就出來明見。」茅虎把士英請入廳後，回折而後，從樓房上走出一個大院子來，院子裡擺着四席矮酒，院子前面有座山岡，東西兩面高牆，回抱山上牆外都是花參，大的人松樹，三面松均青翠，遮着院，就如拾着涼棚一般，只透風，不隔日色。此時七月初旬，天氣暑熱，士英在赤日中趨，止是渾身是汗，到院頓覺清涼，不勝爽快。茅虎叫打水，有樓下婢僮送上涼茶，士英連吃了兩三碗，到樓下洗了浴出來，只見院中月上如風，月娥翠娥雙雙跪拜，士英慌忙，我人衣都未穿，赤着兩足，怎麼就得起禮來，要轉身進樓，二成及彪下四人一齊扶住道：「恩爺怎如此說？」月娥姊妹早已拜完，站在半邊，須臾，婢僮抬出一張桌子，擺在中間，把殘席綽列兩旁，帶上布盤，點起大蠟，請士英正面坐下，先是茅范二人執壺斟酒，奉了三杯，次及十弟兄各奉一杯，然後月娥翠娥合奉三杯，士英都一飲而盡。月娥翠娥奉過酒後，便要迴避去，士英道：「且慢，我正有事，要你姊妹二人。」茅虎使令婢僮添出兩張椅子，兩副杯箸放在二成肩下，說道：「咱們都是骨肉一般，恩爺又是救命恩人，就在這裏同座，聽恩爺吩咐。」士英因把小小之事，述了一遍，我跟著兩日，無處用力，要煩你姊妹二人，帶著彪哥卜哥同去，如此如此，方纔濟事。月娥翠娥齊應道：「爺有事差遣，隨着水裏火裏都是去的。」士英道：「既如此，我們今晚休息一夜，明日方成便行，只是到那裏迎去才好？」茅虎道：「朱爺彪虎忙接口改叫全爺道：「他從二水路上來，正有擔攔咱們抄到故城，一路候下去，就是了。」茅虎謝過，不出迎之罪，士英也謝了他，送阿膠路菜的事，因問道：「你可知那道士合兩個女人姓名，如今往那裏去了？」趙忠全答道：「茅大哥著小人去探聽過，那道士混名叫西天玄武姓蔣，名乾坤，兩個女人，大的渾名王如意，小的渾名莫如言，又有人說並不是他妹子，不知是那裏拐來，日裏便算兄妹，夜裏便做夫妻，自從到了揚州，在州裏查訪幾日，耽起身回南去了。若知道兩位嫂子在口，便也不肯干休哩。」士英道：「山莊裏人強馬壯，他若來尋惱，便開除了他，若肯傾心，便自收伏了，除了裝直的羽翼，茅虎暗啞而應。」士英道：「你們今日為何事宴會？」茅虎道：「衆兄弟公請兩位彪虎兄弟，又算料彪虎兄弟們會親，不想正值恩爺駕臨，彪虎兄弟應兄弟，將來前程遠大，還靠着爺的洪福哩。」彪虎答應，就起席道謝，大哥怎說出這前程的話來，我們是感佩的，偏人不求求甚麼前程，與其在滿奴手下作個奴才，反不若就爽快快的做個強盜哩。」

第二十七回 巧相逢遣人探消息 難取新聞語啓疑心

士英道：「我也把這前程二字，看得連狗屁不值，不過在官的朋友，我也不飽當面批駁他們不是，但這做強盜的事，也是你

們的終身污點，古語道：瓦礫子不離井欄破，你們不遭際不幸，才做這樣買賣，萬一失足破案，乞官裏拿住，那時有誰諒解你們這遭際不幸的苦衷哩？茅虎應龍等一齊站起說道：小人等不幸，爲官司逼迫，陷身盜賊，止圖苟且偷生，並不敢懷異志，自蒙恩爺義叔，此心無刻不思歸正，以報前罪，以仰報恩。費文現在給發偽批，各處訪緝，又屢次截過財物，原是勢不兩立，今蒙恩爺吩咐，小人們合胆同心，凡遇可消殺費文逆黨，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吩咐嘍囉取過十二根箭，一人拿着一枝說道：小人等折箭爲誓，倘日後背了今日之言，就如——

一殺分身而死，說畢，舉手中之箭，齊齊折爲兩段。士英大喜道：你兄弟們有如此忠心，將來必有好處。只今日這箭一折，早把費文魂魄嚇得折落一半，也吩咐取一隻碗來，叫嘍囉斟滿，拿起一吸而盡，說道：我替你衆兄弟們賀喜，吃這一杯喜酒。因看着月光半壁，已卦中天，照得那四圍松棚重疊，疊疊分外蔥蘢，回頭向翠娥指着牆外山上一棵頂高大的松樹道：你既爲劍術，這一棵大松頂上，正中的那一小枝，定是上得去，衆人把那松樹估看着說道：那松樹上敢有十多丈，又在那山峯之上，離地有三四十丈，那正中的一小枝，看去如細竹簍一般，隨風招搖，如何走得上去，站得住脚呢？衆娥把松樹仔細一估道：多分是上不去的，咱試走一回，恩爺休要笑話。士英道：我正要看你走法。翠娥把外面紗衫却去，將汗巾把裏面小衫緊緊拴牢，脫去裙子，把鞋子重復扎緊，飛身一躍，已上牆頭，跳過相近的松樹，只見兩手抓天，雙鞋踏月，東跳西擺，斜橫橫，如蜂蝶雀巢，衆人把眼睛都看花了。齊齊喝采，停刻酒罷，席散，到次晨，扎扮停當，茅虎等饒送士英起身，士英吩咐他分路而逃，於武城會齊，尋了客店寓下。彪虎去買一隻小船，把帶來的蒼網魚籠等物，安放船中。月娥姊妹，揚將進店，中收買活魚，往來接應。士英應龍遠遠的跟船而行，直到日落，撞着裴太監旗號的船，頂着一個開口下獄。士英將第五號船旗色，指與月娥翠娥看明，并說知小小身材面貌，及打動話頭，因天色已晚，不便行事，把船遠遠歇在蘆葦中，四個人坐了一夜。次日天明，士英與應龍去上岸，四邊照應，月娥姊妹把船划上來，望着蘆葦白旗慢慢的划至船邊，相近中船，月娥便伸起挽鉤，輕輕挽住，翠娥便拿着魚籠，安着兩尾大金色鯉魚，飛身跳上大船，蹲在船沿上，一手推開紗窗，把頭探進去，說一聲：賣魚，那船上各人，一來因是女人，二者年紀甚小，三者姿容秀美，那裏肯攔他開去，都出船尾，望着兩人，由他去買賣，衆娥鑽進頭去，口裏便叫賣魚，眼裏已把船中幾個女人估看了一遍，暗想那幾個下人打聽，立在旁邊，是伏侍的人了，這一個敗家平常相貌，却好，又坐在椅上，愁眉不展，不知是何等樣人，看那中間一個女人，有十八九歲年紀，衣飾與衆不同，一面淚容，如着雨海棠一般，托着香腮，倚桌而坐，身材面貌與今論所說無二，其爲小小無幾，因說道：這河上都是山東人賣死魚的，我是吳江人養的好魚，若是吃過吳江鮮魚，嘗着滋味，不要當面錯過了。那中間女人，正是小小，因五七日不見士英蹤影，暗想王郎定是苦壞病在荒

郊野店。一發又想古有犀崙押衙，莫非王郎去訪覓異人，千思萬想，日夜不甯，道日起來，沒情沒緒，又在用神搗電，初時翠娥上船，探頭叫喚，心裏還煩煩，因見一個少年美娃，不忍叱逐，忽然體說吳江二字，心裏傍地一驚，再想他話裏俱有針，一待癡心，竟猜是王郎所使，便自直站起來，急急走近窗邊，說道：「我最喜活魚，你果吳江人哩？」翠娥道：「這魚令尊吳江水生養，他着哩？」小小聽了，一發信是王郎所使，登時耳聰目明，眉花眼笑，假作有魚死活，一手攔住，一個頭低着，直倒過翠娥胸口來，翠娥淒淒小小耳旁，低問道：「媽可是許小小？」小小把頭點了一點，翠娥忙道：「王郎若我來的，晚上人話開了這窗，有緊要話，小小把頭點，那些女人已都擁至窗前，也有有魚的，也有合翠娥攀話的，小小道：「這魚我甚歡喜，你要多少錢，到船上，去問管事的支取，若有好魚，再送幾尾來，你就去罷，不要攔你，誤了你的正事。」翠娥也見人多礙，忙忙說道：「尾魚要八十文老錢，誰領我去支取，不要誤了奶奶的正事。」小小叫一個使女領翠娥到船上來支錢，那管事的是個大監，年紀三十上下，極風趣，見翠娥在船輪口，不便來調戲，推着要買魚，已跳下小船，與翠娥勾搭，翠娥怕決撒了事，憑他涎着脸說些風話，只是迷迷的笑，不則一聲，這大監正漏體軟，忽被使女要討魚錢，打斷興頭，好生不快，却又看着翠娥，年紀史史小小，心裏又是喜歡，連連答應，如飛跳上大船，騙翠娥到船去，給錢，收了活魚，一面向腰間掏出銅錢，兩隻眼睛釘在翠娥臉上，手裏把那銅錢顛來倒去，那裏數得清，翠娥催足，便笑將起來，道：「好性急的孩子，胡亂着數了八十小錢，交與翠娥悄悄的把翠娥手抓了一下，翠娥發急道：「怎麼是這樣？鄉帳，是好人，人家兒女，你休錯認了人呢？」那大監方纔放手，讓開了路，笑嘻嘻的說道：「你有好魚，只顧拿來，咱多給你錢，咱與你是一般樣的人，你休害怕，以後不合你頭就是了。」翠娥也不回言，急走出船，如飛下船，到了僻近處，會了士英，連了一通，士英大喜道：「小果是心真待着十俊，我們也不枉了，那翠娥道：「那奶奶想得王相公利害哩，咱們到曉來，只消如此如此，便連夜奔回山莊罷了，到了晚間，客船俱已停泊，翠娥對船在對岸蘆葦中悄悄的看，那第五號上中輪窗口，却是關得緊緊的，杳無動靜，直等三更，天纔見未曉，忽啓朦朧的月色，照見一個人模樣在窗口影動，翠娥訝道：「怎麼有兩個人，怕去不得麼？」月娥也覺疑心，不敢冒昧，只見那兩人伸頭向外探望，翠娥道：「是奶奶的心腹，且去闖一闖，看月娥便將挽着輕輕的捧過來，翠娥飛身跳上船來，小小接着，喜之不勝，低低問道：「大姐王郎現在何處，如何請你來的，如今怎樣去？」翠娥便不顧忌那女人，答道：「王郎不在這裏，託他朋友全士英我姊妹們求救奶奶的，全爺現在對岸過去便知，只消送你下船便了。」小小狐疑道：「王郎的朋友，我是知道的，只有姓朱吉保他的至交，其餘好友，也沒有姓全的，這事還要商量，旁邊那個女人道：「事已辦至此，且逃出去再處。」小小道：「妹子雖自誓必死，心裏還想着裴直是個宦官，就到他家，還不妨事，倘若邊化，還着不中意，或問知已有丈夫，發將出來，王郎的年家

故舊頗多可以設法賄身。若誤落奸人之局，今日性命便不可保。姐姐是過來人，豈不知道如何可輕易許他？那女人連連點頭，小小因向翠娥道：「你去問那姓全的，可有王郎帶來信物，拿我一看，便同你下船，不然寧可死在京中，斷不下船的了。」翠娥着意再三勸備，小小愈加疑惑，說道：「你若有信物，明日可排着寶魚，拿我一看，夜間即隨過船，若沒有信物，便不必來了。你若強逼我下船，我就喊起來，不要怪我薄情。」翠娥沒法，只得叮囑道：「我去討信物來，你可開着窗等我，因心裏焦悶，失於留心，跳下船來，船身一幌，覺有水聲，忙把船點開，早見大船船上賊追，那裏水寨防有人，你們起來，瞧着瞧着，慌得月娥翠娥如飛點過對岸，藏在蘆葦中，伏了一會，不見動靜，才纔放心，看那大船的船已上岸，走上岸來，向王英告道：「小小必帶信物，方肯下船。」士英着慌道：「這事決撤了。」我因王英說得把穩，沒討信物，如今怎處處呢？你們方纔說強逼他下船，或者主意尚未打定，若等他籌算了一夜，就斷然沒用了。」翠娥道：「那奶奶主意是拿得定兒的，咱力纔也催逼過他，他就喊喊起來，慌得咱沒了主意，跳下船來，把船都踹翻了，水窩起來，幾乎鬧出事來哩。」王英跌足道：「這樣有見諱有志節的女子，若救不出來，豈不枉了？四個人藏在野岸上，商量了一更天，總沒主意。」王英道：「明日你姊妹們，且把寶魚爲名，捉空兒告他，說我實是王郎舊相好的朋友，從德州回來，在濟甯遇着王郎，受他重託，費許多氣力，弄我姊妹來，替你休幸負他一片熱腸。」因王郎說得把穩，沒討信物，並無別故，再回王郎家，世細說一遍，或有轉頭，也未可知。」翠娥道：「他輪中人多，日裏還悄悄說得一兩句話，那些女人都擠了來，只得說撒開了，那得細細的講勸呢？」王英道：「天下事是料不定的，且到明日看機會，盡心竭力爲之便了。」次日，翠娥又揀兩尾活魚，跳上船去，却好這日頂開散船，候着開開，上岸兩個女人，赤膊跣足，賣那錦羅衫，身披鞍馬，令鴛鴦獨力，倒豎蜻蜓的諸般解數，中綽代侍的女人及船上水手太監從人，都立向那邊去，瞧着翠娥，暗歡喜。小小合那一個女人，連忙走到船口，討看信物。翠娥道：「全爺因王郎說得十分把穩，一時沒討信物，却與王郎是刎頸之交，從德州下來，在濟甯遇着王郎，連夜趕來救你，因沒人通信，又黑夜奔馳，受盡辛苦，趕到咱們東阿縣，叫咱姊妹們來救你，你若不肯去，不要說辜負了全爺一片熱腸，及咱姊妹們許多心機，可憐王郎在家，眼巴巴盼着好音，若知道因沒帶信物，誤了大事，懊恨愁苦，斷保不性性命，因把十位家世細說一遍，復道這可是咱們捏造得出來的嗎？小小只是不信，說道：「王郎的好友，我都知道的，他最好的兩個心交，一個朱明，一個是吉瑞，却沒有什麼姓全的，我主意已定，總要以信物爲憑的了。」那一個女人道：「這全爺或是近日相與，也未可知，怎知道王家家世，這等詳細？小小道：「我與他分別不多幾日，這姓全的，又說是從德州下來，可見是真的了。」王郎是極謹慎細心的人，有甚刎頸之交，除了朱吉兩位至交，是我深信的，可以不用信物，其餘好友，就必給與信物的了。」既沒信物，便有說騙之事，若不知道這些家世，如何敢來觀

透，大姑娘說的好把這把刀，一條性命，黏在一處，方不墮入奸人坑，妹子如今亦惟有此一着耳。那女人點頭道是。月娥見船上無人，把挽篙倒挽小船，也跳上來問道：「翠娥這事說的怎樣了？」翠娥道：「這奶奶總不肯信，說：『爺的好友，只有姓朱姓吉的，並沒有咱們的全爺哩。』」月娥道：「敢咱們的全爺，也姓朱哩。那姊妹夫不是叫了朱爺，你姐丈改口叫全爺嗎？」翠娥道：「咱沒有留心，要是這樣，可知好哩。咱們去問了全爺，也來說道：『小小義道，不必去問。』」這位大姐，聽了口風，說那姓全的也姓朱，你就去問了來，說是姓朱，我也不信。總以信物爲憑，若沒有信物，就不必再來了。那女人也笑道：「大姐去問，倘然是姓朱的了，却是信不過哩。月娥發急道：『現是這位奶奶心裏冰着，怎當得再浸上冷水。咱們這全爺，是天生豪傑，專一濟困扶危，咱姊妹兩人的性命，都是他救的。奶奶若一下船，便得王郎廟會，若不下船，王郎性命就了。』」要自己出意，不可當面錯過。後悔却是遲了。小小道：「我主意已定，憑你口吐蓮花，總要信物見面，更無別法子的。月娥翠娥面面相覷，暗想信物是斷然沒有的，回去討來是斷趕不及的。善勸不從，強逼不解，這事萬分決撒了。錯過今日，這樣機會，豈不可惜。正在想斷思絕，目定神昏，忽然那一個女人，把手一指，失聲道：「那是朱相公。」月娥翠娥急回過頭，只見士英遠遠的在岸上張望，不勝驚喜。月娥道：「何如？這便是咱們的全爺。」咱原說他也姓朱哩。小小忙探頭看道：「姐姐可說得真，不要認錯了。」那女人道：「我只不好叫應，他真是朱相公。一些不錯，這會子連後影都看清了，那得會錯呢。」小小笑逐顏開，忙向月娥翠娥陪話道：「是我錯疑心了。累兩位大姐費許多唇舌，既是朱相公在此，夜裏千萬來救我下船。我這裏一定開輪等候。」月娥翠娥大喜過望，慌忙下船，滾開去了。却是士英何敢來張望，因此日船上人都向對岸，故敢遠探，及見翠娥上船，就攔已久。月娥復上，定易費力，對岸實解的，又將要收場，惟恐被人冲殺，心中着急，便只顧近河邊去了。探看，恰見一個女人，把手指着，因日頭耀眼，看不出面目，似乎與自家面得，很小，由暗暗驚奇。

第二十八回 盪漁船俠女賺人妖 換紗裙貞娘出虎穴

不一會月娥翠娥在東岸邊，轉轉來，士英忙迎上去，下了船問道：「你姊妹面上，都有喜色，敢是有些好消息嗎？」翠娥道：「這也奇怪，全爺說天下事是料不定的，果然不出全爺所料。初時百般苦勸，只是不依，說王郎的好朋友，只有朱明王吉瑞兩個，並沒有姓全的。」士英失聲道：「朱明就是我了。我怎算至此，沒合你們說明。」月娥道：「咱姊妹連影也不知，咱略有影子的兒，說全爺就是朱爺，他弗裏信，回得斬釘截鐵，勸着船裏一個女人，忽地望見全爺，失聲叫說：『這就是朱相公。』他方纔信了。歡天喜地的約定了，夜裏去救他哩。」士英道：「船裏的女人如何認得我呢？你可知道他什麼樣人？」翠娥道：「只聽那姓許的叫他姐姐。」

像是一家人，相好不過的哩。士英道這就奇了，小小的姐姐，自然也是姣者了，我平生足蹟不至平康，從沒見過一裙一袖，他怎認得起來呢？翠娥月娥俱各點頭，士英想了一會，全沒路數，說道：且到夜來，你姊妹們都明白，倘與我有甚瓜葛，也是落難之計，千萬一併救出。月娥翠娥齊聲應諾。士英約會應龍，仍在岸上駛去。月娥翠娥仍從水裏搭來，守候大船住了，方各休息。等到起更，月娥與翠娥商議道：咱們的大船是沒有聲響的，下小船却是輾動，昨日略晚些，便得水獺驚醒了人，幾乎弄出事來。今日要弄個人下來，更怕驚動姊妹，不聽見船大幫上，有個大錢環麼？咱如今打算把索子一頭扣在船環裏，一頭把木椿釘在岸上，不比竹竿結實得多麼？那兩個女人，身量甚輕，咱們一人背着一人，在案上走過來，可不穩嗎？翠娥道：此法甚好，一面說道：一面上岸釘椿，士英急問：怎要打起椿來，停會又要費力？月娥說知緣故，上英道：你們的本事，我是知道的，只怕他們兩個着驚，就不穩了。月娥道：咱們自有話騙他，只把衣服罩過他們的臉，就是了。月娥下船與翠娥目不轉睛，望着大船輪裏，只見火光不息，窗戶緊閉，裏面大驚小怪，唧唧噥噥，總不住聲。等到四更天氣，兀自響動，士英應龍三五回跳下岸去來探問，都想不到緣故。士英恐有變卦，翠娥道：他們歡天喜地，千叮萬囑，那有變卦的？士英應龍如熱石上蟬蟻，走個不住脚。月娥翠娥如凍河上狐狸，兩個不耐煩，不覺金雞報曉，東方發白起來，眼見得不濟事了，只得拔起橈，叫月娥翠娥早些吃飯，仍提活魚望大船上搖來，却被大船上一個水手喝道：咱們這船走了好幾日了，怎麼你兩個女人，還只顧跟着，莫非是看腳的歹人嗎？月娥姊妹是心虛的人，被這話兜心一堵，把臉脹得通紅，目定口呆，更無一字回答。只見那太監忙跑出來，極力喝罵，道：他們是兩個小孩子，看什麼腳路？咱船上又沒財物，敢是要偷你家的東西？他無過是沿路賣魚的人，他貪看咱們圖騰幾文錢，便多跟幾里路下來，他們有什麼不是？你便怎麼嚇唬他？翠娥得了這話，心纔放定，就嗔著口風說道：還是這位爺是明理的人，咱們在這條河上，上自天津，下至南旺，都是咱們的衣飯，都容咱們拿魚，好意兒拿幾個活魚來孝敬，反討這樣話？回頭向月娥騰著眼道：咱們搖回去罷，不要惹人家疑心，咱們真個要偷你家東西人哩。太監見翠娥月娥著要回去，慌得了不得，沒口口叫道：不要使性子，搖回去罷，這忘八則甚？你有魚只顧拿來賣，不要睬他。這忘八羔子，有咱爺著主哩。那水手嚇慌的躲開去了。月娥翠娥便不做聲，趁勢把船去挽定了，嚮說道：像方纔那樣人說話，咱們的魚就饒過他，看這位爺面上，妹子你拿魚上去罷。太監歡喜道：這便纔是，咱沒工夫，停會要結伴打這忘八哩。翠娥更不言語，提著魚籠，急急去。那太監仍落下小船，自與月娥搭話，小小慌忙趕到船口，一面接魚，一面低低說道：幾乎決撒了。昨晚丫頭病發，如今好了。晚間切莫有誤。月娥點了點頭，高聲講定魚錢，如飛下船，與太監說知，太監一手取錢，一手捻着月娥纖指道：你敢沒沒有丈夫？咱家裏富貴多着哩，你干有爹媽同去說知，咱情願多出些銀

子，帶你進京，做個乾夫妻，你爹媽要做官，咱就給他做，你到那時，方知懂得你受用，不願以你賣魚嗎？月娥心甚懊惱，却怕壞了正事，又因是太監，便給他些乾便宜，也算不得數，紅著臉說道：咱們是鄉裏人，爺怕沒有好的伏侍，要咱們這樣人哩，那太監喜得冰花眼笑，也不更數，把袋裏的錢都倒出來，給與月娥道：好個會說的孩子，你這臉兒還說不好，咱怕沒見齊整的女人，咱心裏只是歡喜你，也是個緣法，你回去快快兒合爹媽說，你這位大姐，咱重謝你，往後看顧你，一個青心，咱在這裏候著，信兒你還不知道，咱前日在揚州，知府知縣都坐在兩旁，咱是虎皮交椅，在中間坐著哩，月娥怕他太驕，忙道：咱回去就合爺媽說，多分是肯的，咱明日來回爺的信，那太監笑得眼兒彎彎，喜得心窩裏發熱，說不要阻攔，你們上去了，你姊妹兩個，是必早去早來，你爺媽若捨不得，便同進京去，咱給大房子他住，有人伺候他，大魚大肉儘他兩口子吃，大姐若也進京，便一般的受用，我這船計得遲，你必趕得上，掣定主意，休嫌閑人的瞎說，咱到天津要上人，還有人相，這大船轉彎，纔是煩難，你總是趕緊著，不要阻攔罷了，月娥一等太監上了大船，便把船攔腰，割開，望後倒去，口裏答著：咱這裏不遠，咱姊妹明日準來，那太監喜得魂出，站到船梢，大直望不見小船的影兒，方始懊惱的直輪去了，那太監應龍看小船直退下去，疾忙起來，直趕有一二十里方才趕著，上英台問：昨日爲著何事，你們與大監說些什麼，怎把船直退上來？月娥姊妹把小小所言，及太監之事，說了一遍，恩爺不曉得他在船上，映出了神麼，咱們怕他疑心，纔直退到這裏來的，士英方怎放心，事慢慢慢慢的跟著，不到二十多里，日纔至西，大船已歇，士英心疑對應龍道：這是沒定子的主意，想翠姐乾做老婆，怕走遠了，追不上哩，士英笑道：不差，是色之一字，真也利害，沒鷄巴的人，還是這樣失魂落魄，何況其他兩人，正值說笑，恰值應龍走來問信，士英偷和述知，元彪人喜，便不回店，與士英等四散等候，士英守著，那日頭再也不肯下去，心裏甚是焦悶，又見大船上水手，空著沒事，總在船頭船沿，睡著，暗想：這班人如此好睡，夜來必定驚醒，昨晚已經說空，今日多分又是耗租帳，那知道金頭一動，竟想越越急起來，著急一會，忽然失笑道：說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只盡心竭力爲之罷了，作爲無益之思，有何用處，隨至沿河酒店中，小飲三杯，金鳥匿影，玉兔生輝，漫漫的過了酒，走到小船邊來，見翠姐上捶打機已畢，趕近前去，估量那繩索，是生絲絞成，知這牢固，應龍見翠姐四散埋伏，等到二更天，大船下船門已開，月娥把小船輕輕黏過大船邊來，將索穿進鐵環，緊緊綁扣，姊妹二人先身上，問那女人如何，聽得全爺小小道：他是朱相公親人，也要上去，見而自知，月娥道：既然如此，咱們各把衣服遮著頭臉，咱們作起法來，這索就變了一座金橋，穩穩的跪著過去了，小小是朱明請來，知有本事，憑著調度，月娥翠姐各負一人，在那索上如飛的渡過對岸來，那知兩個人同在一起，背上各負一人，身勢大重，正在中間，把岸上的木椿，直拔起來，四個女子，便隨著那繩，向河裏直淹下去，